

解救

(速寫)

「七七七」文藝獎金獲獎作品

散文類 丙等獎之一

作者 周元青



晉綏邊區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
新華書店晉西北分店發行

1348

「七七七」文藝獎金得獎作品
(散文類 丙等獎之一)

解 救

(速 寫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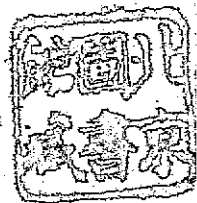
周元青作

晉綏邊區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
新華書店晉西北分店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編印

解救

周元青



敵人冬季「掃蕩」我晉西北×分區的一個夜晚：

陳家莊村的老鄉們成天傾空室清野，很乏，早都睡得呼呼的了；只有隊伍上的哨兵和村裏的民兵沒有睡，他們在山頭上，山溝裏發覺敵人，警惕地睜大眼睛。

李排長起來，在一家院子裏走過，敲着幾眼密的窗子，小聲地叫着：「起來，起來，等一下在院子外面場裏集合。」

當他叫一班的時候，他增加了一句話：「不要驚動吳剛，叫他睡吧！」

吳剛本來沒睡着呢。他想着陳家莊來的慘死，心裏很生氣。來成是一個好受苦人，勤快老實，吳剛他們在他院子裏住紮過，大家很慣熟，前些日子，來成上冬學，忘了的字還問吳剛，吳剛耐心地告訴他。來成說：「小吳，你二十幾歲就有這大本事，甚字也識，咱四十幾的人了，……早有人路軍，咱也不會識字不識，什也解不下，……他真是加油的學習呀，吳剛也鼓勵他，說：「老陳，年紀沒什關係，努力就趕上了！」

這次敵人「掃蕩」，一架飛機亂炸老百姓，來成被炸死了，——死得很慘，兩條腿被炸斷了。他家再沒人手，今天隊伍上同志幫他家空室清野，吳剛帶着傷也幫忙，來成的老母親傷心地哭着他的兒子。

吳剛想起來成的慘死和來成母親的痛苦來，翻來覆去睡不着，心裏罵道：「他媽的，一架爛飛機亂轟亂炸，灰狗似的，亂炸老百姓，……」傷口也一陣陣刺着他，使他的心裏更加生氣和煩悶。他聽見排長在窗外一叫，就興致地坐起來了。

穿着衣服睡的戰士們都醒了，跳下炕來，很快揹上了子彈帶和槍，在黑漆漆的窩裏伸着腰，小聲地談笑着。

一個戰士很有把握的說：「今夜非得住是到『狼窩』裏打『狼』去呀！」幾個戰士，幾乎同時地向說話的方向點點頭，大家都猜到準是這事，興奮地擦着自己的手榴彈和刺刀。

吳剛也很快地揹起一彈帶來，他一定要和同志們一塊去。如果上級答應了他的話，呵，那該多麼好！他想起過去好多次夜裏打「狼」的情形來，又想起今夜能夠大殺一頓，……心裏好像吹進了一陣涼風，什麼氣都吹的沒踪沒影了；他高興的笑了起來。

崔大嘴粗手粗腳跳下炕來的時候，碰了吳剛，吳剛身上的子彈嘩嘩響，崔大嘴在黑暗裏對着吳剛張大着嘴，叫起來：「嘿！小吳，排長叫你睡，你……做什麼？不行！不行！」

「不要你多嘴，替你！」吳剛低聲地說着，他實在不喜歡崔大嘴這個時候對他關心，和牛一樣地叫喊。……

排長從排長那裏回來，推開門說：

「今夜不消背包，都把它費錢交到連部裏去！」

戰士們忙著送背包出去，門「呀呀」地響着。

「排長，我也要去！」是吳剛的聲音。

「怎麼，你沒有睡着嗎？」排長沒想到吳剛坐在炕沿邊上說話。



「睡不着，心裏悶得很！」

「你前天剛負了傷，要好好醫治和休養幾天。」班長說。

「班長，這一點點破皮傷，能算什麼呢？我要跟同志們一塊去！」吳剛要求道。

「不行，今夜的任务需要身強力壯的人，雖然你負的傷不太重，但是流血不少。」班長拒絕了他。

李排長在院子裏叫戰士們集合，他聽到吳剛固執的聲音，皺了皺眉頭。

戰士們齊集了，只等着和吳剛談話的一班長。……等了三、四分鐘呢。

「鬼東西，還在搞什麼？」李排長等的着急起來。接着叫道：「怎麼樣呀？一班長。」

一班長生氣地走了出來，答道：「排長，小吳不聽話，硬要去！」

排長在場子裏來回走了幾步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剛流了血又要去，這小兒。」

吳剛跟着班長走到場子裏來，他對排長請求道：「排長，那次夜晚的任务都少不了我，今夜我一定要去！我還有很大的力氣。」

吳剛想起以前的例子來，便用來增加請求的力量，他說：「今年秋天，崔大爺負了傷，第三天去

打仗，你也允許了嘛！」

「你倒記得很清楚呢！」

場子裏靜悄悄的，吳剛也沒再說話，大家都在關心地望着排長的結論。

「好，去吧！」李排長決定了。「可是千萬不要我敵人拚刺刀。」

李排長是了解一個勇敢的戰士的心的，如果硬要阻止吳剛火熱的心，那他在家也是一夜睡不着的。

，傷口真要急壞呢，何況吳剛是那穩固執的一箇同志呢。

吳剛真是喜歡極了，想想看：如果李排長決定：「吳剛，回去睡覺！」那今晚什麼驚天動地的事都不能參加，……躺在床上休息是多麼無聊呵！

不到半分鐘，他就送了骨包轉回來，站在他班的末尾，心裏興奮地笑着。前面是一個寬肩膀的粗傢伙，不用仔細看，就知道是崔大嘴，他順手一舉，小聲地罵道：「不行！不行！你喊什麼？你帶了花打仗，就不許我帶花打仗嗎？呸！」

崔大嘴扭了下半，和牛喘氣一樣低聲地笑着。有些同志也笑起來，有些同志還低聲地談着什麼，……楊子裏充滿着戰士們友愛的「隱喻」聲。

李排長輕輕地咳了一下。

「同志們！」排長說話了，全場立刻靜下來。「上級命令，我們今晚襲擊駐王家莊的敵人，這股敵人瘋狂得很，天天出來搶老百姓的東西，到處剝削糧食、抓人，我們黑夜接白天的去襲擊他們，使他們昏頭昏腦，再次出來，就好好大大地打爛它的腦殼！……排長略為提高了聲音：「雖然我們夜襲敵人的次數很多，每次都是勝利，但是我們決不可以輕視敵人，無論如何，決不可以輕視敵人！」

接着排長說明了一切情況。

隊伍就悄悄地出發了。

「戰士們猜對了：是「夜襲！」那就是：撲進「狼窩」，突然的爆炸，和鬼子的慘叫，每個戰士的心裏都滿是歡喜。

吳剛緊跟在崔大嘴的後面，爬山時故意拉着老崔的衣服，崔大嘴真想回頭來揍他一頓，但是不容許，連兩步就看不見前面的人了。

「鬼大嘴，咱們今天晚上一定要多殺幾個鬼子！」吳剛說。

「好！」鬼大嘴喘着氣，「可是，你爲什麼要拉着我的衣服呢，小鬼？」

隊伍在無邊的黑暗裏小心地急進着，當快進王家莊的轉捩，戰士們更加小心和沉默，準備安全地通過敵人的軍事哨，——這是夜襲成功的關鍵。

他們從不是路的地方爬着，爬過山坡，爬進王家莊的山溝裏，在敵人的軍事哨邊擦過。戰士們小聲地呼吸着，幾乎可以聽到自己心臟的聲音。

在什麼地方，荊刺抓住了吳剛的棉褲，他急忙蹲下來，不讓有點兒響動。荊刺狠狠地刺破了他的手。

XX

XX

XX

XX

王家莊像死一樣的靜，鬼子們早做着回鄉夢了。只有山坎底下王老漢的院子沒有睡，火光在窸窣上閃跳着，映着黑暗的天空。

李排長從一個隱蔽地轉過彎來，在心裏呀了一聲：「鬼子還沒有睡嗎？」

吳剛蹙了下半大嘴，指着那閃光的地方。部隊悄悄地向村中溜了進去。

他們在離王老漢的院子三十米的地方潛伏着。離他們不遠，鋪着五具女人的死屍，都是赤着身子，裏面有一個孕婦，發剝開了肚子。泉水細聲地流過她們的屍邊，唱着悲哀的調子。

戰士是看不見這個情景的，但是濃烈的血腥氣向他們襲來，他們皺着眉頭，知道在什麼地方又有我們的同胞被殘害了。

他們繼續前進，忽然李排長停住了腳，大家都屏住了呼吸，聽見在王老漢院子裏發出惡狠狠的聲

「……你說的，你們村老百姓的糧食都在那裏？……不說，打死你這老狗！打！」猛烈的皮鞭聲

「好的，你不說老百姓，你說八路軍的糧食都在那裏？……公報在你們村，大大的有。」

「還是不說的，你這老狗，狠！」這一聲「狠！」在人類裏找不出這樣怪的聲音來，這是荒山裏
險惡磨着牙齒嗚叫的聲音，陰氣極極。戰士們心裏一驚，不知道鬼子要怎樣處置那個老百姓呢。

一聲臨死以前的慘叫從院子裏發出來，鑽進黑暗的天竺，鑽進了戰士們的心裏。
吳剛的心痛苦的收縮了一下。

李排長眼睛可怕地瞪着，拳頭握得鐵緊，立即將戰士們分成三部份：一小部分警戒山腰和頂上
住的敵人；一部份從坡處爬上王老漢院子的窰頂；一部份蹲在院子門口，窰頂上給鬼子一陣手榴彈後
，齊圍進去，「徹底消滅這些野獸！」

排長帶一隊戰士悄悄地在窰頂上。

院子裏三堆紅紅的火，在一個火堆旁邊，四個屍體躺着，渾身上下，扎了很多血窟窿；……十四
五個鬼子正在分別拷打着三個老鄉：一個被打的連氣也不哼，身上燒的不成樣子；另一個是個老頭子
，鮮血從他的頭上流下來，流到鬍子上，流到脫光了的胸脯上；……

一個鬼子軍官手裏拿着「火著」，來回地走着，兇惡地磨着牙齒，罵着：「這些混蛋，都不說？
通通通通的……」忽然又一下跑到老漢身邊，狠狠地問道：「說不說？」

這個老漢喘着氣，無力地罵着：「你們是——人——嗎？你們——是——畜生，畜——生……」

那個鬼子軍官失望地跺着腳：「好，不說的，再燒的！」他把火著交給旁邊一個鬼子兵。

李排長拳頭都腫痛了，他恨不得把所有的子榴彈都扔到這些野獸們的頭上，叫這些吃人的惡鬼一點灰也不剩下，但是不能，下面有老鄉們，那個老漢還在可憐地喘着氣呢。

「不能扔手榴彈，丟下去拚刺刀！」排長放下這個命令並佈置續。

火著已經在火線上發着赤紅色。

「同志們，衝呀！」排長一聲號令，幾個戰士像猿猴一樣，一陣風都進了院子，李排長直奔那個鬼子軍官，但是一個高個兒的戰士却搶先了，這個戰士咬着牙齒，使盡所有的力量，朝着鬼子軍官的心窩裏一刺刀：「狗日的，看你長的什麼心！」

李排長一看這高個兒是吳剛，心裏呀了一下。他想，爲什麼他要投入肉搏呢？這個不聽話的孩子爲了協助戰鬥，李排長緊挨着吳剛。

幾秒鐘的時間內，五個鬼子就輪滾血水裏了。當其餘的鬼子知道是什麼回事的時候，他們就開始拼死的抵抗，鬼一樣的叫喊着。

院子裏鬧翻了，火堆踢的揚起來，窗格子（鬼子拆下準備燒火的）跳開了，明晃晃的刺刀「乒乒乓」響着，飛着。

崔大嘴緊閉着嘴巴，和坦克一樣匍匐着藏入，將鬼子的刺刀濺的跳起舞來。他一口氣刺倒了兩個鬼子。

吳剛的力氣不知從那來的那麼大，他的蒼白的臉上像磨石一般發酸，他從鬼子軍官的心窩裏拔出刺刀來，向着旁邊的鬼子就刺。有一次，鬼子兩把刺刀朝他殺來，一把朝着他的臉，一把朝着他的腰，幾乎沒有法子同時招架，但是吳剛靈巧地閃身，兩把刺刀從他衣服和臉皮邊過去，他順勢給一個站不住腳的鬼子一刺刀，鬼子「哇哇」了一聲。另一個鬼子收回刺刀，第二次向吳剛刺來，但是這像

伙卻發吳剛身旁的李排長扎了一個窟窿。……
戰士們的衣服和刺刀上，都灑着敵人的血。不到三分鐘，院裏就不靜下來，還能「哇哇」叫的鬼子只有躺下叫喊了。

「同志們，把還活着的老鄉，通通救出去！不要怕困難和危險！」李排長低聲而堅決地說。
戰士們都圍着死的和傷的老鄉們。

四個死屍旁邊的戰士們皺着眉頭。一個戰士連聲說道：「不像樣子，不像樣子……」另一個戰士說：「臉上也扎爛了，認不清是誰。」有幾個戰士捉住死者的脈，無希望的搖着頭。

那兩個被發得滿身紫泡的老鄉，脈搏極微弱地跳動着，幾個戰士立刻揹他們出去，戰士們聞到老鄉們身上烤焦了的氣味。

崔大嘴扶起那個呻吟着的老漢，另一個戰士把老漢的羊皮襖從院角裏拿過來。吳剛把老漢臉上的血搽去了一些，他驚訝了，叫：「誰，是王老漢呢。」吳剛他們這個班過去在王老漢院子裏住過，所以認得。今年秋收的時候，吳剛和崔大嘴們幫助老漢割了十五種穀子，老漢喜歡得不得了，硬要他們吃飯，——還買了肉呢……當時王老漢是一副多麼溫和的老年人的笑臉呵……沒想到老漢落入敵人手掌後，被打成這個樣子了。

「鬼子，你們這些——畜——生，……」王老漢迷迷糊糊地罵着。

幾個戰士幾乎是同時說道：
「老人家，鬼子都死了！」
「我們已經給你老人家報了仇！」

「我們是八路軍！」……

老漢張開眼睛，睜着眼睛，茫然地說道：「八路軍？……我做夢吧？……」在這個陷入鬼子窩裏被嚴刑拷打的深夜，他那裏想到能夠看見什麼親人呢？……

突然，王老漢的眼睛驚奇地閃着光。呵，真的，真是八路軍呢。這不是幫助秋收的小吳嗎？這不是老崔嗎？……呵，這些親人，這些好子弟來了！在深夜裏，在這狼窩裏，他不再是孤零零一個人了。

……他冰冷的心頓時熾起一陣溫暖，眼淚泉水似的流到血糊糊的臉上。……

就在這一霎功夫，對面山眼處的院子裏的鬼子騷動起來了——嗚嗚的吼叫聲，步槍聲，機槍聲。戰士們齊在預定的隱蔽地方集合，子彈從他們的頭上呼呼地飛過。每個戰士或者緊着自己的子彈帶，或緊攏綑腿（因剛才一場血戰而弄鬆了），……積極地進行着另一個戰鬥準備。

王老漢低聲地呻吟着，他現在什麼都記起來了，痛苦地動着他的嘴巴，不接氣地說道：「呵，……孩兒們……你們來了，……」

李排長傳來出發的命令。崔大嘴扶着老漢，吳剛托着老漢的腰，另一個戰士肩上老漢的兩脚，他們和女人一樣輕輕地動作，生怕碰了老人家的傷口。

九個戰士當了担架兵，其餘戰士們的責任更加重了，他們警戒在三個負傷老漢的周圍，緊緊地握着刺刀，在黑壓壓睜大着眼睛。他們從文廟的旁邊摸過去。……

頭上皮鞭打的傷，胸口火著燙的傷，……痛極！王老漢從昏迷中痛醒了，他只想翻翻身或者捲曲起來，但是不能夠，什麼東西把他拉住了，他用手摸一摸：嘿，子彈（崔大嘴身上的子彈帶），他似乎覺得自己正在走動。……最後他清醒了，於是問道：「排我到——那裏——去呀？……」

吳剛靠近老漢的耳邊輕輕地說道：「排你老人家到陳家莊去。……」一陣猛烈的機槍聲蓋住了他的話。

王老漢一想，這怎麼能行呢，村裏敵人很多，而且打槍呢！……老漢急忙扳着崔大嘴的肩膀，着急地說道：「孩兒們，把我放下哩，……我！……我要掛果你們。……」

「什麼鬼都不怕，老漢你靜一靜！」崔大嘴扭過頭來說，熱氣從帽邊直冒出來。

「……靜！……」敵人的大砲開叫了，在對面山上開了花，聲音在王家莊的山溝裏回響着。……「轟！」又是一砲。戰士們在灰白色的火光下，伏在地下不動，爲的是使山坡上的鬼子發覺不了他們。

吳團長着離得不遠的敵人砲手，心裏罵道：「打吧，老子們在溝裏呢！」如果不是要掩護老鄉的話，他真想一槍把那擲砲手擄死。

……「轟！」戰士們又臥下來，在火光一現以後，他們又前進。

王老漢忘了自己的傷痛，他再也耐不住了，他似乎覺得離他不遠的地方殺起來了，他盡他的力氣，抓着崔大嘴的肩膀。和哭泣一樣低聲叫道：「快把我放下！……快把我放下，我這死老漢算不了什！你們走——走吧！……」

吳團不知道怎樣才好，他靠近老漢的耳旁，熱情地說道：「決不能放下你，我們死也要救你老人家出去！……」

傷口一陣刺骨的痛，老漢咬着牙齒，手從崔大嘴的肩上滑下去，他沒有力氣能夠阻止這些戰士了。『我們死也要救你老人家出去！』爲什麼這樣哩？王老漢感激地嘆了一聲：『好孩兒們——呵！』眼淚滴在崔大嘴強壯的頸項上。……

當村裏的大砲向對面山頭打起來的時候，山坡上和溝口口上鬼子的軍事噴大吃一驚，他們不知道

究竟是什麼回事情。……他們斷定：「八路軍已經到了村對面的山頭上了！情況走萬分緊急了！」但他們沒想到八路軍早已進了王家莊，爲了不讓八路軍從他們這坡口上和溝口打進王家莊，鬼子的軍事情報發了神經病一樣地浪費着子彈。他們架起兩挺機槍來向着前面的黑暗地方掃射，封鎖着溝口。隊伍走到了鬼子哨兵攔槍子彈的旁邊，隱蔽下來。在隊伍前頭的李排長，利用低斜下去的乾河床試爬着，瘦瘦的身子連在他的背上擦過去。他戴了鐵頭盔，又退回來，在心裏說道：「戰士們是可以完全通過的，但是背上的老鄉就不行。」……

……不久，後面村裏的大炮停止吼叫了，機槍聲也漸漸稀下來，偶爾幾響步槍聲。……前五分鐘是那麽熱鬧，現在就顯得可怕地靜寂。李排長是不喜歡這種靜寂的，他皺着眉頭想：夢裏驚醒的鬼子也許在王老漢院裏看清了是什麼回事呢。

「不能在這裏久等。」李排長揮了一下手，一邊轉回身來，摸到隊伍後面，他叫一班長、吳剛和其他兩個戰士過來，聽着他的命令。旁邊的戰士們聽到李排長冷靜而有力的聲音：「……從正面接近比較危險，咱們從側面崖上爬上去，堅決迅速地消滅他們！跟我來。」吳剛和另外兩個戰士跟在李排長後面走了，臨走時，他們除自己帶的手榴彈外，還向其他戰士們要了八顆。……

四個人很熟悉地摸到了那個土崖旁邊，這個崖約摸二丈高，坡度很陡，除山羊的足跡外，上面沒特別的足跡，他們四個人就開始在這上面開闢道路。……

李排長、吳剛們爬山爬崖是有了經驗的，幾年來，他們白天黑夜，上山又下山。爲爭奪一個山頭，他們與敵人不知肉搏過多少次，爲了消滅敵人，他們一口氣從這個山頭追到那個山頭，……偉大的呂梁山把她的兒子們教育的很好呵！

李排長第一個跳上崖，另一個戰士接着，……負傷了的吳剛也不落後。……他們四人向着機槍火

官的地方接近着。在離鬼子王雷十五六米的地方爬下來，瞞着鬼子的影子，從身後卸解下所有的手榴彈來。

「馮！馮！！」一陣清脆的爆炸聲。在敵人提槍工事後，冒出極大的一團火燄和黑烟——比先前村裏敵人大廂開的花還大呢。在熊熊的火花中，戰士們全看見了李排長們四人張開的手臂和憤怒的眼睛。

等待着這回時候的一班長高興得幾乎跳起來，立刻指揮着攆老嫗的隊伍迅速跳過這塊小開闢地。敵人的那兩挺機關槍再也不會叫了。……隊伍後面只有奔槍的聲音——另一個工事裏，幾個閩王爺不要的鬼子，生怕手榴彈落到他們的頭上，縮着頭，向着他們的側翼和後方瘋狂地放射。

XX

XX

XX

XX

在離王家莊十五里的地方，李排長們趕上了隊伍。……一陣快樂的波浪從後方一直傳到龍頭去，戰士們「嘩嘩」地傳說着：「李排長他們回來了。……」

李排長低聲地談着一個戰士爬近鬼子噴兵的死屍，拉出一挺機關槍的故事。突然崔大嘴從前邊大聲喊了過來：

「李排長，都回來了嗎？小吳也……」

「吼什麼？……這傢伙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呢！」李排長抬起頭來罵着。隊伍到了這裏並不完全保險無事呀。

吳剛只想笑，他從隊伍旁邊走回自己原來的崗位。

「崔大嘴，崔大嘴，牛。……」吳剛低聲地叫。

「在這裏。」崔大嘴哼着，盡量壓低自己的嗓子。

「你爲什麼要和牛一樣叫喊呢？王老漢怎麼樣了？」吳剛走近崔大漢。

「王老漢在我背上睡穩了。」崔大漢笑着，走着大而穩的步伐。

幾個戰士關心地問小吳的傷口怎樣，痛得厲害不？

「同志們，問問你們自己吧。」

「我們不嫌你，沒有負傷麼？」肩着老漢的腿的一個青年戰士笑着說。

「殺死那麼多鬼子，你就不破一點兒皮？一定有負傷的，不過和我一樣，打仗打的什麼都忘了啊。」

吳剛清癯的臉在黑暗裏邊漾着。

天空漸漸露出灰白的臉來，不久，東山上發出紅光，千萬條金箭射進藍色的天空，太陽在我

們夜襲歸來的英雄們的頭上張開了萬年傘。

戰士們顯出了他們英俊的姿態，每個人的臉上閃着鋼鐵的光，帶血的刺刀尖割破早晨的涼風，迎

風前進。正如吳剛所說，同志們中間是有流血的，有的被劃破了臉，有的被刺傷了手，但是

這些負傷者很少注意自己的傷口，一個個昂起頭來，望着漸漸上升的太陽，望着寂靜而緊張的山川田

野，望着山波那邊銀光萬點的汾河。

突然，東南邊天空上傳來了「嗚嗚」的聲音，一個影子從美麗的汾河上劃過，敵人的那架飛機出

現了，戰士們一見就生氣，罵道：

「這個破鞋又來了！」

「到王家莊中喪去吧，你們家昨夜死下一堆人了。……」

「願隨爾，你頂個冠用！」……

轉了一個圈子，飛機就向着險峻的方向飛來。

戰士們從來就不厭這架飛機的，他們叫它做「破鞋」，前天他們一連人行軍，飛機在頭上叫，牠們就不停，只是分散而隱蔽地前進。但是，這次爲了老鄉們的安全，他們立即停下來，崔大嘴把老漢很快猜到二個溝凹裏，另外兩個負傷的老鄉也隱藏起來。戰士們分散到路的另一邊。

吳剛心裏燃起了怒火，好像陳來成在他耳邊說：「小吳，給咱報仇呵！」他向昨夜一塊亂崖的依伴借來那挺機槍，然後飛快地跑到山坡頂上一個大石頭旁邊，把機槍向天空架着，他緊扣着板機，低聲地罵道：「狗日的，下來！這次沒有那麼便宜的事！」

飛機繼續在空中轉圈子，……突然俯衝下來，「轟」的一聲，炸彈扔到另一個沒有人的山溝裏去了。……接着，這架飛機在山頭上晃了一下，沒有轉過彎來，却一條直線的溜走了。

(完)

「七七七」文藝獎金委員會
委託本社出版本屆獲獎作品

目錄如下

戲劇類

◀甲等獎金作品▶

- 「大家好」（新型秧歌劇）……華純、劉五、
郭瑞、韓羽集體創作。華純執筆。楊戈作曲並編曲。
「王德鎮減租」（一名「減租生產大家好」）（劇本）……
……西戎、孫千、常功、盧夢集體創作。

◀乙等獎金作品▶

- 「新舊元素」（歌劇）……董小吾、楊戈等集體創作。楊戈執
筆。董小吾、安春城、楊戈、何紀作曲。楊戈編曲。
「城家莊戰鬥」（話劇）……嚴寄洲作。
「張初元」（一名「新屯堡」）（山西梆子）……馬利民作。
「開荒一日」（感學）……嚴寄洲作。

◀丙等獎金作品▶

- 「三個女娃拜新年」（新型秧歌劇）……王炎作。安振春作曲並編曲。
「提意見」（新型秧歌劇）……王子筆、項軍作。
「打得好」（話劇）……成蔭作。
「大家說合作」（道情）……常功、胡正、孫千、張明強集體創作。
「勞動英雄回家」（新型秧歌劇）……王炎、劉錫

琳作。 劉錫琳、李桐樹、楊戈作畫。劉錫琳編曲。

「莊莊圖」(戲歌).....丁之、文非作。

散文類

◀乙等獎金作品▶

「新興營」(小說).....李欣作。

「張利元的故事」(通俗故事).....馬濤作。

◀丙等獎金作品▶

「鋼琴」(報告).....孟慧彬作。

「解散」(速寫).....周元吉作。

「侯圪坦和他們的少年隊」(童話).....胡海作。

圖畫類

◀甲等獎金作品▶

「農家曆」(年畫).....陳岳華作。

◀乙等獎金作品▶

「自軍守備隊的生活」(木刻連環畫).....李步雲作。

「勞動英雄回家」(年畫).....李濟遠作。

「銅匠與捲煙」(連環畫).....孫冰煥。

◀丙等獎金作品▶

「女人孩的好營生」(年畫).....李濟遠作。

「混線綫」(連環畫).....趙力克作。

歌曲類

「七七七文藝獎金賽歌曲集」.....唐成銀等作。

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

2

772215

772215

515-21-